

# 老伴许一友

梁枫

老伴,你怎么这么无情?就这么匆忙地走了……  
头天晚上,我们还一起看《觉醒年代》,还在聊着有关建党100周年你想要写的征文。

你走得太匆忙!我们还有好多事没有办,你还有好多话要对我说,还没说……当我进到你的书房,书桌上摆着单位刚发的《中国共产党简史》,你已经看到45页;你主编的有关建党100周年的书,还在校阅。

之前你跟我说,《太原日报》庆祝建党100周年征文,你要写一篇。因为你有太多的话,想对党说;因为,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你的今天!

你真的是一个苦孩子。父亲是个小店员,30岁才成家,一个站柜台的伙计,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了全家七口人,生活非常困难。每次看到电视剧里的卖报童,你总要说,我当年也曾是个小报童啊。你说那时小学放学,你得先去领30份报纸。为了卖报,你每天要穿行柳巷、钟楼街、红市街、府西街,几乎走完半个太原城。遇刮风下雨,没人买报,你就敲店家的门,央求老板买份报纸,直到卖完最后一份报纸,才回家吃饭。你要小学毕业了,想攒点上中学的学费,改卖纸烟。晚上下学后,就在开化寺附近的“新华剧场”,你将敞口的木匣子,挂在脖子上,端着盒体,盯着行人,喊着:“五台山,哈德门,卖烟啦,卖烟啦!”直到戏散才能回家做作业。

1949年太原解放,共产党来了。你不用再苦了,不用再忍饥挨饿了,你以优异成绩考入提供食宿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。

中师毕业后,因成绩优异,你被分配至太原一中当了一名物理老师。两年后调到市教育局,为了能有多几块钱的养家收入,你还兼任市级机关文化补习学校教师。你从来不满足于当下,又报名上夜校拿到大专文凭。

后来,你插队到了清徐孟封村。整田下种、间苗锄地、收割打场、挖渠垒堰,你任劳任怨,什么活儿都干,一心想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共产党员式的先进分子。两年农村生活,终于改掉一个知识青年干部身上的骄、娇二气,并和农民成为知心朋友。

你积极要求上进,想早日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。为

了这个目标,我们的儿子出生八天后,你才回来看我们母子。孩子八个月上高烧成肺炎,我在医院守了八天八夜,我哭着给你打电话,你说我不能回去,我正争取入党。1971年,你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50多年过去,你和孟封的乡亲们仍然常常来往,亲如一家,说那里是你的第二故乡,老一代走了,第二代接续。至今,那些带着浓浓乡情、友情的油糕、灌肠、孟封饼等,乡亲们都要在年节送来,让你品尝。

咱俩都是事业型的,工作繁忙。年龄大了以后,家里需要请人帮忙。首先考虑用的就是孟封家乡人。第一个来的孩子,除让她帮助做家务外,我们供她中专毕业,又上了大专,考取了会计师证,现在她在市里成家立业,买房买车,孩子也已上了大学。还有其他来打工的三个孩子,也帮助他们上了自修大学,找了工作。你说,我们生活好了,孩子们来打工,说明农村孩子们还是穷,还需要有人帮助。我们常给家乡的希望工程捐款,这是进了咱家的希望工程,我们更要尽全力。这就是你对农民最真挚的感情,对党的回报。

从乡下来,你到市委机关工作,担任时任市委副书记陈思恭的秘书。陈书记是从陕北来的老党员、老干部。秘书一干就是八年。你说:“我太受益了,陈书记就是我学习的榜样,就是我前进路上的一盏明灯。书记怎么做,我就怎么做,跟着他,学习如何做好党的事业,学习怎么做人做事。”陈书记对党的事业、对农民的情感,你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落在行动上!

后来,你调到市计委当了处长,又被破格提拔为计委主任。几年后,又任太原市体改委主任。你说其实你不太懂经济,唯有勤学苦学,才能挑起党交给的重担。每天晚上八点以后下班,吃口饭就埋头研究经济,头发一把把掉,看得我直心疼。但功夫不负苦心人,你终于从外行变成内行。这些年你陆续出版了《太原古代经济研究》《太原经济地理》《太原经济百年史话》《太原经济论文选》《老太原72行》等。并直接参与了很多太原宏观经济的管理和决策,被评为高级经济师,聘为山西大学、山西财经大学、太原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院校客座教授,举办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”“国企改革”等专题讲座。后来,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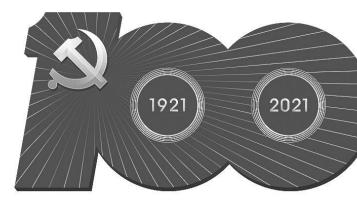
主管经济工作。退休后,你也歇不下来。又被聘为太原市政府经济顾问、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、山西省城市经济研究会副会长、市体改学会会长等。

你写的自传《八十书怀》书中感言:“如果没有共产党,我可能和我父亲一样,做一个小店员站一辈子柜台,是伟大的党把我一步步培养成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、市级领导干部。没有党就没有今天的我,就没有我们这样一个全家人都是党员、都有各自专业的幸福家庭。”

今天,我坐在你书桌前,屋里还有你留下的体温没有散去,椅子上还有你留下的眼镜没有消失,你准备写的庆祝建党100周年征文《感恩》才开头,笔帽还没盖好,眼镜还展开,你时时期盼的“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”还没有领到手……

可你突然就走了!

老伴,我知道你还要继续当一名好党员,继续把你对党说的话,对党的《感恩》文章,在那个世界完成的!我也把我要对你说的话,写成文章,遥寄与你!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 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“党在我心·锦绣太原”征文  
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太原日报编辑部  
太原文学院 太原市作家协会 联办

## 满庭芳·暮春

张 谦

袅袅东风,春光冉冉,任凭绿嫩红嫣。芳菲过尽,正红紫万般。几处云歌雨舞,还消得、万里云烟。春声处,一川烟草,天地起波澜。笑春深漠漠,轻寒切切,花落无言。问东风,匆匆几许阑珊。休叹芳尘著意,漫记取、春意缠绵。春且住,余情砌下,豪兴送人间。

## 没有父母的老屋,我只是故乡的客人

孙道荣

**编者按** 《萧山日报》副刊编辑孙道荣的这篇文章荣获全国报纸副刊年度精品(一等)奖,几百家公众号转载,让很多人“泪目”。本版刊发这篇文章及创作谈,以飨读者。

亲戚的孩子结婚,邀请他去喝喜酒。他欣然应允。

先坐飞机,再改乘绿皮火车,又坐了近两小时的客车,总算辗转回到了故乡。从车站走出来,他却有点恍惚了,喜宴是明天,他不知道是直奔亲戚家好呢,还是先找个酒店落脚,明天再赶过去?

这是母亲过世后,他第一次返乡。父亲10多年前就去世了,3年前,母亲也走了。办完了母亲的丧事,他在县城的妹妹家小住了几日。临别时,妹妹对他说,哥,以后回来你就上我家住吧。当时他点点头。他还没有完全从丧痛中走出来,也没有体会出妹妹话的意味。当他再一次回乡,站在熟悉却又陌生的车站出口,他忽然发觉,自己不知道该往哪去了。

以前当然不是这样。以前,父母在时,每次从外地回来,不管多晚,他都不着急,不担心,更不会茫然不知去处,他会打个车,直奔县城二十里外的家,那个他从小长大的乡村。有时候,他会提前告诉父母,我回来啦!有时候,忘了事先跟父母说一声,忽然就出现在了家门口,让年迈的父母又惊又喜,嗔怪他老大不小了,还搞突然袭击。

也有时候,并不急于回家,先到县城的妹妹家歇个脚,见见城里的亲朋,然后,再和妹妹夫一起,带着他们的子女,一大帮子人,浩浩荡荡地下乡,回家。一到村头,就看见了手搭在额头眺望的老母亲,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,天知道她从几点钟,就站在村口了,一定是妹妹提前告诉了老母亲他回来的消息。陈旧的老宅,忽然又被人声塞满,兴奋得吱吱作响,站立不稳的样子。他们兄妹几个长大成人后,都像鸟儿一样飞离了老巢,只在他们回来时,才再一次呈现出欢乐的、饱满的样子。这才是他熟悉的老宅的味道,家的味道。

这一次,他恍然不知去处。

他自然还可以像以往那样,先到妹妹家去。他和妹妹从小就关系很好,妹妹的孩子们,还有妹妹的孩子们,也都与这个不常见面的舅舅、舅爷爷很

亲,但是,那终归是妹妹的家。以前落个脚,甚或小住几日,都没有关系,他是有自己的家的,父母在家里等着他呢,他随时可以回家。现在,再去妹妹家,就只能住那儿了,而不是落个脚,中转一下,歇息一下,真正成了一个借居的客人,与去别的亲戚家、朋友家,并没有什么两样。

他也考虑过,直接去那个办喜事的亲戚家。但这个念头一冒出,就被他掐灭了。人家要办大事,忙都忙煞,却要腾出时间和精力来提前招呼自己,他自觉甚为不妥。

还是先回老屋去看看吧。他在心里,用了老屋这个词,而不是家。父母都不在了,那已经不是家了。他叫了辆车,回到乡下。对司机说,你路边等等我,我还要回城的。他没有老屋的钥匙,老屋的一个墙角,已经坍塌。母亲去世后,他和妹妹们将母亲的遗物整理好,锁上门,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看样子,县城的妹妹也不怎么回来。他绕着老屋转了几圈,残破的老屋,和心中那个家一起,再次坍塌一地。

在村口,他遇见了一个面熟的村民。村民说:“回……”说话了一半,咽了回去,变成了邀请:“要不,上我家坐坐吧。”他谢了村民,那一刻,他意识到,对这个他从小长大的村庄来说,他是个客了。

他乘车回了城,订了一家酒店。他知道,他是这家酒店的客。

犹豫了一下,他还是给妹妹打了电话,告诉她,他现在县城,住在某某酒店。妹妹嗔怪说,哥,住什么酒店,咋不来家里住呢?他讪笑笑。妹妹说,那你过来吃晚饭吧。他答应了。

从酒店走到妹妹家。在门口,遇见了刚刚买菜回来的妹妹。邻居看着他,对妹妹说:“家里来客啦?”妹妹看了一眼邻居,抢白她:“什么客,我哥!”妹妹的话,让他感动,可是,他知道,那个邻居说的没错,他就是一个个客。在妹妹家,他是客;在这个县城,他是客;在故乡,他也是个客。

那天晚上,他在妹妹家,与妹夫喝了很多。回到酒店,迷迷糊糊接到儿子的电话,儿子问:“爸,你明天在家吗,我们回家来哦。”他告诉儿子,他回老家了,但是,你妈在家呢。

放下电话,他泪流满面。他已是客了,但是,他在,妻子在,那就是儿孙们的家呢!

种经历或情绪。而这篇散文,也不完全是写实的,它的某些要素,是我根据行文的需要进行虚构的,比如真实的情况是我的母亲还健在,我不能因为一篇文章中某个“催泪点”的需要,而将我健在的母亲写没了。“他”则不同,他是父母都去世了,老屋彻底地失去了家的属性。事实证明,这恰恰引起了很多读者的现实同感和情感共鸣。散文的真,与现实的真,是有区别的,否则,散文就成了日记或新闻报道,失去了它的文学性。

怎么写这篇文章,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讲的。我一向不看重写作的技巧,太多的技巧和文采,有时反而淡化了文章的思想和情感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,写作是没有技巧的,只是这种“技巧”,是卖油翁式的熟能生巧,并不需要刻意为之。这篇文章之所以引发大量的转发和无数读者的共鸣,乃是这篇文章所表达的主题:老家、老屋和亲情,这是城市化、老龄化过程中,当下很多人特别是中年人共同的处境,共同的情感,共同的情怀。

老太原们一定都记得,在改革开放之前,以及房地产业热特热之前,我们都经历过一个“大院时代”。

在传统的乡下,老百姓多数都是一家一个四合院,单门独户。如果一个院子住了两家,免不了会有磕碰摩擦。说起诸如此类的情形,村里还有民谚来归纳:“伴种地,伙栽瓜,一个院里住两家。”

但在传统乡村,无论血缘家族还是异姓邻居,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活动紧密关联,人和人的关系于是既权责明晰又相当亲密。

而在城市里,情况则完全不同。

除了个别房产主外,其他多数住户都是赁屋而居。一个大院,往往住着十来户人家。人们住在一起,上班却又在不同单位,这样的大院,与单位宿舍大院相比,干脆给说成是“大杂院”。

我家所在的天地坛五巷14号,就是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。

大杂院的老住户,尽管上班各有单位,但大伙儿多年住在一起,相处也还融洽。我来太原探视父母次数多了,对各家院邻的情形便也有了个大致了解。

14号大院,是个两进的院落。房东曹,住在前院正房。老曹在银行上班,他妻子是家庭妇女,夫妇两个为人极是谦和。

大院住户,绝大多数都是老住户,大家一概从旧社会过来,有旧职员,也有旧军人。记得人们相互称呼,开口便是“先生、太太”,听得雅致,说得自然。

后来,称呼变了。男性邻居比我父亲年长,他孩子自然是称呼我母亲“张婶”;那么,孩子的父母称呼我母亲,就是“他张婶”。他张婶连声称应,并无异议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大院的老邻居们,多是友好相处,以和为贵;相互帮扶,蔚然成风。

我家住在大院的大门口,两间东房,一间就在大门过道。父亲母亲上班走人,当然要锁上房门,但他们从来不带钥匙。钥匙呢,挂在屋门边的墙上,屋门上开着一个窗洞,伸手进去,很方便就能取到钥匙。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,院里人所共知。大门口人来人往,小贩乞丐时有出没,我家却从来没有失窃过。房东曹太太、西房智太太、东房雷太太,会主动帮忙照应,义务替我家操心。

父亲朋友多,最重老乡情谊。住在城外的老乡,有时进城来购物游玩,寻常要来我家歇脚用饭。如果我爹我妈都不在家,有的熟识老乡,知道我家秘密,会伸手取出钥匙,开锁进屋,喝茶歇脚。有的更潇洒,甚至要炒菜和面,两口子自做自吃一顿。院邻看见了,知道是我熟人,便也不加干预。

过了一个星期,也许是一个月,那老爹再次进城,才会向我爹说起。我爹哈哈一笑。

老一辈人,人和人的关系曾经相处到那样一种程度,说来令人感慨。而父亲处世为人的胸襟品格,成了儿孙后辈永远效法的楷模。

关于天地坛五巷14号大院邻里相处,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说。

住在西房上首的韩太太,是我们孟县老乡,还是我母亲的一位远房姨奶奶,我自然是称呼她老姨奶奶。老姨奶奶的丈夫,大名韩尔双。这个老姨奶奶我没有见过,在我父亲口吻里,那是一位文化人。

我们村的盲人于虎旺,太原解放前夕,由于城里粮食短缺,吃那种所谓“红大米”,得了夜盲症,最终竟全瞎了。刚刚解放,我父亲发起募捐,救助这位倒霉的残疾人。那募捐启事,就是韩尔双先生所写。我曾经见过原件,毛笔小楷极其漂亮,文辞也写得非常讲究感人。

韩先生死后,身后有一儿一女,儿子名叫福喜。上世纪50年代,由于生活困难,福喜曾经向我父亲借过15元钱。时隔多年,福喜没有能力还钱,我父亲也就忘记了这事。

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末,福喜突然现身,找到我家,一定要当面归还那15元钱。我父亲高高兴兴接下了那15元钱。后来,老人家几次提起,对福喜连连夸赞,说他不愧是韩尔双的后人。

60年时光,一个甲子轮回。天地坛老街早已不在,14号院老邻居风流云散。然而,那座大杂院给我童年时代留下的美好记忆,犹如晨星,总是那样清晰高远。

